

寻根之旅

——读散文集《风从故乡来》

□ 凹汉

茫的生命画卷。

《秦腔里的乡音》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秦腔演出。一年一度的清苗会，如此精彩描述：“请戏班子、搭台子、办大灶。准备迎神仪式，社火演出……”“戏场安静得只有唱腔响彻夜空，久久在塬上回荡，时而雷霆万丈，时而水流花谢，时而深沉哀婉、慷慨激越，时而欢乐明快、刚劲有力……”“取了灶膛里没烧完的柴火当画笔描一描眉毛；拿了家里剪窗花的红纸，吐上口水擦口红和胭脂”……这些描写极具大西北的地域文化色彩，非常生动形象，同时展示出秦腔戏曲特有的大气磅礴。这个秦腔的“清苗会”，也让我想起忠县地方志记载的，1949年以前的三月三清明会，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感。我在电视上听过秦腔的唱段，再结合着这篇文章，感受到了董坊塬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朴实、粗犷、豪放、高亢、硬朗、深沉、浑厚、悲壮以及夸张的生活气息。或许这是那个年代的人们，在辛苦劳作后，最有号召力的文化追求，也是华夏民族一种奋发图强、永远奔腾不息的民族精神。

《社火》里，“有月亮的夜晚，一行人的影子映在硬邦邦的大地上，泛着寒光。锣鼓响起时，铿锵的声音在空旷的原野上回响，传遍各个村庄……”这是那个时代，人们冒着严寒看戏的生动描写，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极大的尊重与渴望。

《小院里的暖》描写杀年猪的场景：“当猪的嚎叫声越来越弱，到最后只有

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时，母亲跑出来拿着一张黄纸在猪血里蘸一下，晾在一边，然后迅速拿起桶，把滚烫的开水一桶一桶倒进预备烫猪毛的大缸里……”同样让我想起忠县乡下杀年猪的场景，但二者有明显不同的地域特色。作者笔下的杀年猪，带着董坊塬特别的印记，她的记忆是深刻的，描写细致入微，把杀猪的场景写活了。

《麦香的味道》写道：“父亲用右手抓一把麦种子撒开去，麦粒天女散花般划个弧形，带着夕阳的金色滚落在地里，弧线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由近及远……”这篇散文写了种麦、施肥，麦苗在雪地中破土，迎着春风绿油油生长，抢在大雨前收麦，在碾麦场碾麦，在白面馒头中体味着麦子真正的香气等情节，围绕麦子写尽了相关的一切，还原出生活最真实的劳动场景。这样的透彻，是她对麦子，对生长麦子的故乡，最极致、最撕心裂肺、最热热血沸腾的情感寄托。麦子的一生，何尝不是她的父亲母亲，勤劳朴实、生生不息、坚韧刻苦的一生。

类似的，还体现在“风在涝坝边上几棵柳树的头上不停地刮，柳树不气不恼，披着满头绿……”她写了故乡的春风、夏风、秋风、冬风、暖风、凉风、寒风、徐风、旋风，把故乡的风作为思念，写得完美灵动，像极了那个衣袂飘飘的下凡仙女，展示出各种舞姿。而最后那句“风比我忠诚，一直守护着村庄”，让人又感觉到风的沉重如泰山，令人无比动容。

在散文集中，作者经常提到她一个人发呆，看着那些山和沟、树和草。我想，她小时候的发呆不是真呆，而是她天生的文学创作天赋，是在看似发呆的样子中放飞自我，洞察一切秋毫，任思绪飘飞万里，捕捉一切可以涌入笔下的灵感。那个时候，她就注定会在长大后，写出这样深沉厚重的文学作品。

现在的她会不会有时也发呆呢？现在发呆的话，应该有种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心境。她眺望着千里之外的董坊塬，回忆着在那里的童年少年，慰藉着自己思念的灵魂。故乡永远是根，不论你走到哪里，都逃离不了这根带血的脐带。本质上讲，《风从故乡来》的写作就是一场寻根之旅和一次又一次心潮澎湃的思乡之念。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大西北的地域文化体验，更多的是每个人心中那个回不去的精神故乡。

（作者系忠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收到倪红艳散文集《风从故乡来》很久了，因时间与精力有限，总算是慢慢读完。这本散文集的每一篇文章都极具文学艺术性，朴素、自然、亲切、灵动，可知可感，也深刻厚重。出这样一本散文集，很不容易，至少需要几年甚至十年以上的写作。

读完全部文章，我的总体感受是，作者进行的是一种非常“根性”的写作。这种根性写作是一种内在的收敛，储蓄着内心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；也是一种诚实的写作态度，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是她从小到大的故乡生活记忆，不矫揉造作，不故弄玄虚，非常接地气。

作者从大西北来到大西南，在忠县生活多年。她这本《风从故乡来》，所描写的是她的出生地，准确来说是在陕西一个叫“董坊塬”的地方。见面交谈，她还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。这部散文集叙述了整个大西北背景下，作者故乡的自然风光、奇花异草、人文民俗、家长里短。

常说“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”。美国著名作家威廉·福克纳说：“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，而且，即使写一辈子，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。”董坊塬就是作者人生的根，她在那里出生长大、读书学习，又机缘巧合落脚南方。董坊塬有她永远也忘不了的童年少年时光，有她取之不尽的文学创作素材与源泉。她为我们带来的就是一部大西北的村庄史志，也是一部北方辽阔苍



秋之韵

□ 吴宗权

坐看层林渐秀黄，金风织就彩云裳。
稻麻翻滚盈田醉，瓜果连枝满岭香。
泼墨枫溪惊鹭鸟，燃灯柿树染秋霜。
三更蛩语梦穿月，一枕松涛赋锦章。
（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）

秋色黄昏里

□ 向建国

一泓碧水与长天一色
一行白鹭共落霞齐飞
许多枝蔓，被金风梳理
删繁就简

高树上的蝉鸣
学着低调说话
时维九月的片段
挂满熟透的暮山
渲染出一幅诗意画卷

柳丝把黄昏缓缓切开
抚摸即将失去的灿烂
吊脚楼潜在荷塘里
摇曳成水面上的风景
在一面镜子里
留下一片旧光阴

我蹲下来，看一半影子
融进炊烟袅袅的乡间
听着
未说尽的细语

（作者系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）

枝条

□ 陈露

春天，枝条攒起希望的嫩苞
或嫩绿或鹅黄
萌发孕育万物的使命

夏天，枝条托举满树绿荫
为路人撑起大伞遮天蔽日
点缀广袤田野

秋天，枝条把营养全给了果实
和落叶扑簌簌地奔赴树根的怀抱
化作春泥更护花

冬天，枝条遒劲指向天空
被砍柴人肢解成一冬的柴火
或是妈妈手里追赶淘气娃的小棍
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鸣玉溪小学校）



家乡的小河

（作者系忠县美术家协会会员）
□ 周进

1991年7月中旬，我们一群到忠县县城参加中考的初中生，住在人民路的招待所里。熟悉完西山中学的考场后，同学们回到各自的住所休息，而我走出招待所，沿着人民路向下走去。

那时的人民路是一条长长的斜坡街。我走到两旁无房屋的地方后，看见北边是石头堡坎，南边是野草坡，坡下是河坝，河坝外是浑黄滚涌的长江水。此时，人民路南边路基上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映入眼帘。这块石头比一般公路边记录里程的石头要宽大得多，上面写着“巴蔓子刎首留城”几个红漆斑驳大字。石头下部还有一行小字，大概是立碑时间。这是“巴蔓子”，也是“巴”字石刻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。

小时候，关于“巴”字的忠县土话，我耳熟能详。巴心巴肠、巴巴适适、巴兜、巴兜兜、巴兜兜起、打个巴壁、列巴（能干）、巴些时间、巴一坨、巴云（巴营）、巴些肝儿（脾脏）、利巴子、利利巴巴地耍等。当然，还有与“巴”同音的粑粑、猪儿粑、泡粑、叶儿粑、鸭儿粑、三角粑等。

从小到大，听我母亲说得最多的土话就是：“勒（这）个人，嗯（硬）是巴心巴肠地哦！办个事儿，嗯（硬）是巴巴适适的哦！”所以，“巴心巴肠”“巴巴适适”这些土话一直在我的耳巴（耳朵）里进进出出，流入我的血液，也已浸入我的骨髓。那时候，母亲常用“巴心巴肠”来感恩帮助过她、帮助过我的人。

读大学前，我家的处境在生产队里堪忧。父亲一直病怏怏的，丧失干重体力农活的能力，这无疑给我母亲增加了沉重的负担。在“人强码子魁”的农耕时代，一个家庭没有强劲有力的男劳动力支撑着，这个家庭毫无生气可言。我家没有健康强壮的父亲撑着，家境贫

寒，人际关系也就处于受人嫌弃与欺负的状态。

为摆脱贫穷，为把崽儿（娃娃）养大，我母亲从早到晚巴（停留）在山坡上耕种，简直就是“脑阔（脑袋）巴兜（当作）脚来处”，忙得脚脚不分。

那些年，周家么姑不嫌我家贫穷，给我母亲巴心巴肠的鼓励。特别是我家与邻居吵架闹纠纷，遭受欺负的时候，周家么姑总是给我母亲摆一些时鲜的新闻与龙门阵，提供积极的情绪价值，让我母亲第一时间获得信息，获得力量，获得战胜自己的勇气。

巴心巴肠，是指一个人全心全意、掏心掏肺、真诚真诚对待他人。一个巴心巴肠的人绝对是不计回报的人，绝对是慈悲善良的人。巴心巴肠可以是对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，也可以是对外人。

记忆中，周家么姑的丈夫许兴明老师对大人小孩都是一脸笑容，满心真诚。在那个

巴心巴肠

□ 谭华川

山穷水苦的农耕时代，许老师内心丰盈，不势利，也是巴心巴肠的人。他们的家庭就是中国传承千年的“积善之家”，和睦、安宁。也就是说，传承千年的巴心巴肠就是对每一个生命、每一个灵魂都怀有最基本的敬意与尊重，甚至是帮扶与托举。

我想，忠县那些关于“巴”的土话一定与古代巴人有关，一定与巴国有关。忠县是巴国巴地，出了一个巴心巴肠的巴蔓子。一个巴国将军，为了一座城，为了黎民百姓，宁愿断头，也不愿忠州古城被割据，真是仗肝义胆，进而留下千古颂扬的忠名。我认为，2300多年以前的巴蔓子是一个自尊自爱的人，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，那就是为巴国断头，舍身成仁。

在茫茫宇宙里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，都是一个独一无二、不可重复的存在。巴蔓子活出了自己自信风格和巴心巴肠的味道来。他有尊严地接受了为国捐躯的死亡，为忠义精神作了一次伟大阐释。美国作家弗兰克说：“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，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，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。”古代巴国的巴蔓子用自己的巴心巴肠战胜了苦难，绽放了自己的灵魂，并为后代树立了典范。

我始终相信，大部分忠县人是巴人的后代。资料记载，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“湖广填川”事件发生。也有历史学家说，川西平原发生“湖广填川”现象较为普遍，而川东地区也

有“湖广填川”。但是，因为山高林密和坡陡等限制，有更多的巴国原住民一代代生存了下来。不然，为何那么多带“巴”字的土话流传至今？忠县土话“巴”的意思可谓千变万化，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思表达。“巴”有付出、贴、粘、很、能干等意思。

我查询了一些有关“巴人”的学术资料，其中关于“巴”得名的“石穴说”最靠谱。资料显示：“巴”原始的含义是“石”或者“石穴”。也就是说，巴人可能因为居住环境多石洞，生活用具多为石头而得名。古代巴国多山临水，多雨潮湿。因而古代巴人为适应山地环境和气候条件，大量应用石头与木材建造房屋棚舍。小时候，我家有许多石头生活用具，比如石头水缸、石头春窝、石磨、石头猪槽、石凳、石桌等等。在我初三毕业那年，父母开始凿地基，请石匠打石头，建造石头单墙房子，为我讨老婆做准备。

古代巴人攀援石头绝壁的生活，我曾有过类似的经历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家分到一块大水田。但这块水田在山沟里，从山沟到我家要翻越一个山包（山岭），途经的山路由斜坡路、田坎路、背坎路、绝壁路、梯坎路、平路组成。那段大概10米高的绝壁路，简直就是古代巴人劳作和生活的路。绝壁路长满杂草和青苔，与底下的背坎路几乎成90度。人们在绝壁上凿出20多个仅能容纳半个脚的小小凹槽，以便通过。这条山路是我家到水田最近的路，也是邻居们到山上劳作最近的路。

趁谷子（收割稻谷）的季节，我母亲时常背着满满一竹背篋湿漉漉的稻谷走在一条山路上。特别是走那段绝壁山路，让我记忆深刻。

她身背100多斤的稻谷，赤脚踩在绝壁小凹槽里，双手抓住石壁上的杂草，身体巴（贴）在绝壁上，用力往上爬。屏住一口气，垂直向上爬了10米高左右才到邻居家的一块坡地，然后把装满稻谷的大背篋靠在背坎上，双脚抵住山路，身子倾斜靠在背篋上，歇息片刻。松了一口气后，背起稻谷走过梯坎路，再走过10米左右的缓坡土路就到了我家开辟的一块晒坝。晒坝主要用于晾晒谷子、麦子、油菜、豆子等粮食。

这段像古代巴人一样攀援石头绝壁的日子，一直印刻在我脑海里。特别是我母亲背着满满一大背篋的金黄稻谷“巴”在绝壁上攀爬的一幕幕，我终生难忘。她脸上淌着汗水，双手冒着汗水，裤子和衣服也滴着汗水，背篋底部流着稻谷里的水，天上太阳炙烤，真是火烤水泡，为的是一家老小存活的口粮，为的是我新学期开学的学费。

2004年，父母亲跟随我去上海生活后，山沟里那50丈水田也荒废了。后来，无其他人愿意承包水田，山沟的路也消失了。这段古代巴人生活般的绝壁路隐没在草丛中，只能在我的回忆里，变成刻骨铭心的往事。

前些日子，我跟母亲开玩笑：“仰（您）送我读书考大学的唯一好处就是逃离了那段巴壁山沟的农村生活，现在每个月能领社保，晚年生活有尊严。”我母亲说：“是啊！这就是巴心巴肠，晚年享福啊！”

巴人虽已消逝于历史长河，但是其文化与精神仍然深刻影响着忠县人的传统。特别是那一句句耳熟能详的“巴”字忠县土话，可以明证。惟愿，巴心巴肠，灵魂之花，永恒绽放！

（作者系忠县人，现居上海）